



最后的女权王朝

尘埃落定，云霞归天

江觉迟 著

揭开一幕尘封千年的悬秘历史，
追寻一段荡气回肠的女权文明。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最后的女权王朝

江觉迟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女权王朝/江觉迟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309-13001-0

I. 最… II. 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8880 号

最后的女权王朝

江觉迟 著

责任编辑/高 婧 陈丽英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复旦四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32.5 字数 536 千

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 000

ISBN 978-7-309-13001-0/I · 1047

定价: 68.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 部

楔子

第1篇

1. 甲姆拉的凶手 4
2. 祖母神山 8
3. 她有神马引路,不会迷失 14
4. 人间甲姆 15

第2篇

5. 各方城池的贵族 19
6. 梨花入月 21
7. 那些青年 23
8. 女王的金聚们 25

第3篇

9. 像杜鹃一样怒放 30
10. 替我复活 31
11. 金沙做媒,珠联璧合 35

第4篇

12. 金沙的光芒 39
13. 借他的战旗,破他的城池 42
14. 灭族仇人 46

15. 神山上有我的眼睛 49

第5篇

16. 青烟冉冉 52
17. 带着信物出征 55
18. 潜伏深穴的大蛇 57
19. 深暗无边 61
20. 供奉一神 65
21. 我的手指跟你那战刀一样锋利 67
22. 人面天珠 70
23. 带上我的蛊毒去见他 72
24. 不可思议的行刑人 74
25. 她的心思,就像草原上的海子 76
26. 林卡里的秘密计划 78
27. 蛊毒 80
28. 空气不长眼睛 83
29. 蓝鹊报信 85
30. 西城之王 88
31. 阿妈目光凝视的地方 92

第6篇

32. 远走高飞,你要飞往哪里 96
33. 像大鹏顶天负地 100

34. 祖母秘籍	102
35. 不恭一神,水火不容	104
36. 繁茂之花	106
37. 死了一半的人	107
38. 雪山上透射的凌厉之气	111
39. 松格斩熊	112
40. 因祸得福	116
41. 南城	118
42. 香獐背后的理想	121
43. 那隐蔽的地方	123
44. 弓箭才是它们的主人	126
45. 催山	129
46. 凡人无法解决的大事	130
47. 管不住仇人的目光	133

~~~~~ 第7篇 ~~~~~

|             |     |
|-------------|-----|
| 48. 梨花峡谷    | 136 |
| 49. 永不颠覆的金宫 | 139 |
| 50. 丹增活佛的嘱托 | 141 |
| 51. 鸟卜的预言   | 144 |

~~~~~ 第8篇 ~~~~~

| | |
|-------------------|-----|
| 52. 大血拼 | 148 |
| 53. 华丽的刀鞘,锋利的刀锋 | 151 |
| 54. 一母所生,性格各异 | 152 |
| 55. 山风送来的声音 | 155 |
| 56. 它的妩媚,恰似朝霞一样 | 159 |
| 57. 云抱月亮,雾绕青山 | 162 |
| 58. 灿烂的朝霞和清冷的月光 | 163 |
| 59. 神魂出窍 | 165 |
| 60. 女官的肚皮里,兜着王朝大事 | 167 |

| | |
|-------------------------|-----|
| 61. 让她顶天立地,百世流芳 | 169 |
| 62. 像他那样的青年,也不是天下
无双 | 171 |
| 63. 四朗说 | 174 |
| 64. 两头公牛 | 177 |
| 65. 他像精美的铜饰 | 178 |
| 66. 只想和你共度良宵 | 181 |
| 67. 两位高霸 | 183 |
| 68. 纷飞如雪,落地如霜 | 185 |
| 69. 不知西城可有梨花盛放 | 187 |
| 70. 人墙马道 | 188 |
| 71. 灿烂的山岩 | 190 |

中 部

~~~~~ 第9篇 ~~~~~

|                   |     |
|-------------------|-----|
| 72. 女官是水,城池是那山崖   | 197 |
| 73. 花葬场           | 200 |
| 74. 四方城池的才女       | 203 |
| 75. 脸上堆着愁云,心里埋着惆怅 | 206 |
| 76. 各输一分          | 209 |
| 77. 舞会上那双忧伤的眼睛    | 212 |
| 78. 夜间拜访的人        | 216 |

~~~~~ 第10篇 ~~~~~

| | |
|-------------------|-----|
| 79. 香雾弥漫的地方 | 219 |
| 80. 把你忠诚的心灵,交给它吧! | 222 |
| 81. 讨伐南城 | 225 |
| 82. 她的阿妈,她的神山 | 227 |
| 83. 让那些女眷,为我们生育战奴 | 229 |

| | | | |
|---------------------|-----|---------------------|-----|
| 84. 女寨 | 231 | | 290 |
| 85. 这是甲姆拉的想法 | 232 | 108. 我要亲自出征 | 292 |
| 86. 他已是满身缤纷 | 235 | 109. 大矿区 | 294 |
| 87. 落马坠地的瞬间,她默默回望 | 239 | 110. 女人是我的牛奶 | 295 |
| | 239 | 111. 我是所有男人的女人 | 298 |
| 88. 只要它有足够粗暴的力量 | 241 | 112. 镀金的骨头和叛逃的人 | 299 |
| 89. 这是神谕的安排 | 243 | 113. 叛逃人的最后理想 | 301 |
| 90. 信人次吉的理想 | 245 | 114. 你是我的金匠 | 303 |
| 91. 哥爸寨的夜郎 | 247 | 115. 千般筹备,还有一疏 | 307 |
| 92. 她的身体多么神奇 | 249 | 116. 愤怒的火焰燃烧草原 | 309 |
| 93. 她是洛绒措 | 251 | | |
| 94. 秘密魔咒 | 254 | ~~~~~ 第13篇 ~~~~~ | |
| 95. 神谕会照亮你的眼睛 | 258 | 117. 乘驾月光,从天而降 | 312 |
| 96. 请让我向神山,供一盏天灯吧 | 260 | 118. 心中有我时,也要有我的兄弟 | 313 |
| | 260 | | 313 |
| 97. 哥爸寨的每一粒沙子,都是金沙 | 263 | 119. 当松明灯不再亮起的时候 | 317 |
| | 263 | 120. 神师和药师都治不了病 | 320 |
| ~~~~~ 第11篇 ~~~~~ | | 121. 我们要一起回西城 | 322 |
| 98. 康金家族叛逃 | 267 | 122. 变成了咒语 | 324 |
| 99. 迷人的矿脉 | 270 | 123. 我那无法倾诉的女伴 | 326 |
| 100. 我的鞭子就是力量 | 272 | 124. 我的生命都是您的 | 329 |
| 101. 莽莽丛林,山高路远 | 275 | 125. 一幅女官的画像 | 331 |
| 102. 金沙!金沙! | 277 | 126. 习性相通,盛放相同 | 332 |
| 103. 让黑暗变得金光闪闪 | 279 | 127. 最后的请求 | 336 |
| | 279 | 128. 雪花不是花吗? | 338 |
| ~~~~~ 第12篇 ~~~~~ | | 129. 我要变成一只蓝鹊,飞回家乡! | 340 |
| | | | 340 |
| 104. 云霞散尽,阴风阵阵 | 282 | 130. 大雪纷飞 | 342 |
| 105. 独断的建议 | 284 | | |
| 106. 梨儿卡下血水成河 | 288 | ~~~~~ 第14篇 ~~~~~ | |
| 107. 借助金沙的光芒,我们相互壮大 | | 131. 梨花宫 | 344 |

132. 天官的暗示 345
 133. 甲姆的每句话,都是金沙 349
 134. 香流 353
 135. 比不得那位姑娘 355
 136. 追逐花期的姑娘 357

下 部

第15篇

137. 大风 363
 138. 小王朗玛的主见 366
 139. 让他们像石头一样滚进峡谷里去
 369
 140. 亲吻她打马路过的地方 372
 141. 她的英烈之气已经逼入王宫 374
 142. 天神的赏赐 378
 143. 金腰铃 380
 144. 两王的疑惑 383
 145. 他不是你的翅膀 385
 146. 第一次震荡 387
 147. 穷人的保护神 390
 148. 他们脆弱又强大 394
 149. 恨不得把身子变成金子,
 敬献给她 397
 150. 第五层曼扎才是你的驻地 400
 151. 神山看不到的地方 401
 152. 不到本王垂老,她永远别想回宫
 403
 153. 树葬背后的秘密 405
 154. 猎官洛塔的暗示 409
 155. 她的翅膀 412
 156. 矿场就是葬场 414
 157. 石头上开出惨烈的花朵 416
 158. 我要回宫主政 420
 159. 满腹的声讨,变成了石头 422
 160. 她们是领地的半壁江山 424
 161. 头上的花冠,和脚下的马鞍 426

第16篇

162. 男人的领地 429
 163. 麻子与花朵 432
 164. 丛林之子和雪域之子 435
 165. 凡人刚布 439
 166. 那是我们的领地 442
 167. 她们就是画出来的战马 444
 168. 一队神秘人马 445
 169. 谁的野心在膨胀 447
 170. 祖母王朝的苍松翠柏 449
 171. 日月 450
 172. 来自天上的经声 453
 173. 阿乌格拉带回的礼物 456
 174. 架起那道铜墙铁壁 457
 175. 两支特殊战队 460
 176. 神秘的森林 462
 177. 火攻开道 464
 178. 让金沙的光芒照亮来生 467
 179. 踏着灰烬上路 468
 180. 物在人在,物毁人亡 470
 181. 守望着他,遥望着你 472
 182. 他像山峰一样 475
 183. 嘎乌里的惊天秘密 478
 184. 神秘的哥爸寨人 481

| | | | |
|----------------|-----|-------------|-----|
| 185. 最后的堡垒战关 | 483 | 188. 你为什么而来 | 489 |
| 186. 血色浪花 | 486 | 189. 云霞归天 | 492 |
| 187. 只为远方那深爱的人 | 487 | 结束语 | 497 |

附 录

| | |
|----------------|-----|
| 图片与注释 | 501 |
| 后记：追溯神秘失落的草原文明 | 505 |

上
部

女王執政初期。是年、女王と岁……

当紫色云霞铺满天空的时候，一只大鹏自遥远的西天朝东方飞来。在经历九天九夜的高空飞行之后，它终于在洁白的云朵下寻见一方城池。此城池耸立在万丈悬崖之上，重重叠叠；又有流雾萦绕其间，若隐若现，仿佛那天上宫阙。大鹏以盘旋之势环绕城池飞过三圈。此时，云朵下方的世界，那些总爱与流雾厮混一处的高大山脉，以及山脉底端深不见底的雪山峡谷，正进入寒冬腊月。奔腾的河流被封冻。河流上方，悬崖峭壁之上矗立的，正是大鹏所见的人间城池。其间最高建筑物为一座石碣宫殿。它分为九层，高达八十一丈，处于城池的中心位置。紧挨石碣宫殿的两侧，分别是六层高的附属宫楼，宫楼与宫殿紧紧相连，形成一个鲜明的“凸”字形。

现在，大鹏所瞩目的位置正是悬崖绝壁方向，即宫殿的背面。因为处在高大陡直的崖壁上方，那宫殿背面的气势，比正面更加恢弘。它盘踞崖顶，无路可攀，又高耸入云，确实比得上天上宫阙！依常人之理解，背面属于阴面，“阴”象征女性。因此，大鹏盘旋在万里高空之上也能深刻地感应：此方天地阴性气场强大，应该是一处由女性掌权执政的城池。

不错！这里正是以女子为统治中心的祖母王朝，俗间称之“女国”。那“凸”字形的庞大宫殿即是女国王宫，里面住的是王朝的新任大主——女王苏墀。这里述说的，正是她的王朝，她的故事。

第 1 篇

1. 甲姆拉的凶手

雪花像梨花一样纷乱。

在苍茫的山岭间，喇嘛们的经声不是飘扬的，却像纷纷坠落的沙尘，念一遍，便在送葬人心头积压一层悲伤，还有对于祖母王朝中，那崇高的甲姆拉^①突发离世的种种猜测。确实，人们很难理解，在女国，在美丽而安详的女王的河谷中，热爱狩猎且技法娴熟的甲姆拉，怎么会在捕猎途中突发猝死？除丛林间暗藏仇敌，遭遇凶手，人们难以寻到别的原因。

虽然在这期间，宫廷的神师刚布已经得到天神的启示，指认了凶手。那凶恶的人将会 在甲姆拉的葬礼中受到应有的惩罚——他的人皮将被做成驱鬼的鞭子，他的腿骨将被做成降魔的法器，他的鲜血将被放入神师的嘎巴拉碗，供奉举头之上的天神，但人们仍旧充满猜测。因为除天神和神师，谁也无法提前预知凶手是谁？他又为什么要暗害人间尊贵的甲姆拉？人们对凶手既猜测也痛恨：真应该把他打入魔鬼居住的三角碉^②中，让他的灵魂像魔鬼一样永远不得转世，让他死也不得翻身！

而此间，年轻的王权继承人——女王苏墀正被众多侍官簇拥着，蜷缩在丛林中临时搭建的宫帐里。她在颤抖。悲伤与寒冷，还有即将面对血祭仪式的恐惧，让她哆嗦不止。

王朝的大天官赭面娘正恭敬地立在女王的身旁。她尖细的眉目犹如两道佹佹的弓弦，目光却似是离弓之箭，透过宫帐一侧那撩开的布帘，射向帐外那方花棺——

① 甲姆拉：嘉绒藏族有“甲(尔)木”和“斯巴甲(尔)木”的说法。藏语中，木与姆发音相近，“甲(尔)木”亦读“甲(尔)姆”，意为女王、神妃。斯巴甲(尔)木，意为众生的女王。这里的甲姆拉是对老女王的尊称，甲姆是对现任女王的尊称。

② 三角碉：相传在原始宗教中，魔鬼是住在三角地带。人们因此会把十恶不赦的人送进三角形的碉楼。住在里面的人不仅要忍受嘲讽诅咒，更要时刻受到来自宗教业果的报应。由于对象特殊，三角碉楼并不常见。

她在凝视曾被她服侍过大半生的甲姆拉，望她淹没在色彩艳丽的花棺里。那花棺因为过于华丽与花哨，竟也掩盖了少许生离死别的阴寒气息。

转眼，天官又把目光投向女王。这位新任大主满面惊乱的神色，却未能触动天官。相反，她那年轻的面目仿佛让天官看到甲姆拉曾经的容颜：鲜明、闪亮，无限灿烂——她们都像花棺一样华丽！也许甲姆拉的生命因为高贵的祖母王权，将会璀璨地轮回，谁知道呢！就像王城下方的花葬场，它周边的那些被蛇血浇灌的火杜鹃。一轮花逝，待到来年春天又一轮如期盛放，就这样生生不息，灿烂无边！

是的，接下来，随着花棺被大木焚烧，那火光的喷薄，将会催生着生命与王权又一次旺盛地轮回。被花棺拥抱的甲姆拉将会在烈火中重生！天官对此坚信不疑。

“乞求神天，乞求神地，请加持我们的人王苏墀吧！请给她力量。让她坚强，让她壮大。让她替在天的英灵（甲姆拉）骄傲地复活——让她们顶天立地，百世流芳！哦拉索！”

苍老而华贵的大天官向着天空这么祈祷。不，只是她的心在向天神这么呼唤。她那无限感慨的面容已经像云朵一样铺展开来。但见她，恭敬且又严谨，侧身贴近女王，半跪在瑟瑟发抖的新主脚下，用习惯性地语气提醒：“甲姆，您应该起身了。”见新主未有反应，又换作开导的语气招呼：“只是瞬间的坚持就会过去。甲姆，您就当走个过场吧。”

走个过场？自继承王位以来，对于女王苏墀，一切生活都像是在走过场。参加各种陌生的宫廷仪式，接受各类庄严的神权典礼，介入各桩复杂的朝政事务……这当中女王经历了多少次形形色色的人生过场呢，她已经记不清。但作为一代王朝大主，这是她必须面对的过程。

只是当下这丧葬中的“血祭”过场又是有些特别，虽然无须付出多大智慧与之较量，却尽是生生的血腥、残酷的死亡，且需要女王亲身面对！这让年轻的女王悲伤，恐惧，步步惊心。

女王唯一的至亲舅舅——阿乌格拉^①等候在宫帐外急躁不安。这次甲姆拉的葬礼虽是由格拉和天官二人全权主持；但按照祖母王朝沿袭的祭规，葬礼进行当天，新任女王必须亲临现场，同甲姆拉“告别”，送她最后一程。现在女王迟迟不肯出

① 阿乌格拉：阿乌，藏语中是指舅舅；格拉：原意是突出、高耸，一般是对男性长者的尊称，亦指老师或睿智的老人。

场,整个丧葬场面即将陷入僵局。

其实,让女王惧怕的“血祭”仪式,在历代丧葬中早已被禁用。只因这次情况特殊。甲姆拉突发离世,实在有些蹊跷。天神诏示:必须启用血祭,方可扼制魔气。而针对甲姆拉的葬礼,还有一个亲密而委婉的名称:生死无别。即无论阴间还是阳间,逝者的生活都不曾改变;甲姆拉生前拥有的一切,死后也会伴她同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丧葬仪式则是护送逝者的灵魂回归“祖先们居住的地方”。那背负灵魂的神马已经立在祭场上方。马背上驮有九款甲姆拉生前珍贵的花冠衣袍,以及珠宝佩饰。神马下方,用于血祭的牲畜早已被捆绑得结实。同时被捆绑的还有一位暗害甲姆拉的凶手。这要死的人已被戴上面罩,将会在血祭之后处置。

主持仪式的神师正处在牲畜与凶手之间作法。但见他身着一件宽厚的氍毹衣袍,衣袍下摆和边角均绣有一圈骷髅形图案,袖口处则绣上一排三角形图案。最醒目的是他那被编成大辫子的长发,其间裹挟着由珊瑚和松石串联的发箍。平日不做法事时,神师会将发辫盘在头顶上方。远远望去,像是戴上一顶尖尖的绒帽。作法时,他会将发辫放下,送入嘴边哈气加持;之后会充当鞭子,用来鞭打被施法人的背部。

葬礼先是从血祭开始,继而处置凶手,最后将由神师策马引路,以唱经的方式护送甲姆拉的灵魂“回归祖地”。此间,一切就绪,只等女王亲临现场。女王呢,却哆嗦在宫帐内迈不开脚步。天官恭候在她的身旁。一面,女王听天官正在不断地说着丰盛饱满的安慰言辞,恳求她尽快出场;一面,她又听到宫帐外舅舅阿乌格拉正在佯装咳嗽。暗示之声紧迫,犹如铜锥扎进女王耳膜。女王内心尤为纠结!

只是雪花不知道纠结,仍然那么悠扬,漫不经心,温柔地,默默地抚摸着甲姆拉的花棺。慢慢地,花棺又白了。神师已经用松柏的掸子无数次拂去花棺上的雪花,他再也没有耐性等待。而血祭时辰已到,神师高举唢呐,端对唇舌,鼓起腮腺。雪地上突然爆发出一声孤泣而凄怆的唢呐声,响彻云霄。女王浑身跟着震荡了一下,还未及作出反应,却被侍官扶持着走出了宫帐。她惊慌失措,目光跌落在雪地上,竟然找不到一处落目的焦点,只在惶惶中空洞地张望。脑神经由于紧迫,已经拉成了弓弦的模样。

雪花开始飘得凌乱。血祭上的生灵,那些用于祭祀的牲畜,它们幽黑的眼睛里满含着无辜、悲伤与绝望。这样的目光,同女王惊恐的目光一对应,就像浪花拍打岩石,女王顿时感觉浑身被撞击得四分五裂。身首分离在空气里,怎样努力也是合拢不到一处。软得立不起身,女王像一件松散的氍毹,被侍官紧紧地扶持着站在祭台

前方。

丧场上，除正在做法的神师和闭目念经的登天寺大主持——丹增活佛，所有送葬人均朝女王跪下身来。人们在恭敬地磕头，万众一心地高呼：“哦拉索！人间甲姆！”虽然，昔日人们也以相同的姿态，万众一心地高呼花棺里的女人，奉她为“人间甲姆”；但现在，他们似乎当花棺内的甲姆拉是一种可以催生“新的生命与王权”的物质，不比喷呐声更叫人伤怀，或者说，不比喷呐声下的血祭更叫人惊心。

血祭就这样开始了。

神师已经放下盘在头顶上的特有法器——他那又粗又长的“骷髅辫”。因为辫子当中裹着质地坚硬的珊瑚和松石，看起来它更像是一条硬实的鞭子。神师先是把骷髅辫送入嘴边哈气加持，继而向着天空急速地挥舞。一头毛色纯黑的小牦牛已被拉上祭台。也许深受惊吓，小牦牛先是麻木地盯着神师，毫无反应，直到祭师手中的神刀猛烈刺入它的咽喉、刀尖捅破它的皮肉时，死亡的血腥气息才刺痛了它麻木的神经，它猛然抬起头来，幽深的眼角里奔出一汪泪，朝女王“嗷——”地一声，凄厉长哞！这时才有了反应，知道挣扎，知道反抗，知道用最后的呐喊，撕破生命最后的伪装！殷红色的血浆顺着神刀奔涌而出，喷得祭师一脸血红！女王见此，心头一裂，大脑“嗡”地响过一下；但紧接着被拉上祭台的小羊更让她惊厥——心灵稍有脆弱，你便不能承受小羊临死之前，对于生命的那种让人崩溃的求生方式！女王并不知道，小羊面对死亡的姿态竟像个脆弱的孩子——它会面对神刀下跪，磕头，流泪！它那么孤卑、无助，从鼻孔里发出揪人心肠的“咩咩”哀嚎。像溺水已久的孩子，发出最后的，细碎又微弱的呼喊：“救救我……救救我……”求救声让女王神情崩溃，致使她双目眩晕，即将昏厥。但被侍官有力地扶持住，她只能站在那里，眼神涣散地瞧那快要咽气的小羊，见它的气息慢慢地回落，生命慢慢地中止……

血祭仪式完毕，跟着即是惩罚凶手。那位被神师指认的凶手，他头戴面罩，已被押上祭台。

牲畜不懂得命数，临死前做出最大本能的挣扎、反抗，或以卑微的姿态呼救，试图躲过劫难。它们并不知道，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无论怎样努力，最终都是徒劳；或者说，它们并不知道天地之间有天神的存在。不知道天神的时候，一切都是无畏的。而人不同，人知道天神，并且知道自身再大也大不过天神。天神要做的事，人只能认命。所以人一旦被认定成凶手，又接受了神师口授的天谕，人就只能认命。

· 何况，即使不认命，捆绑在身上的那些结实的绳索，也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希

望——从未见过凶恶的杀手，不需要捆绑还会自觉地双膝跪地，甘心和虔诚地承担报应！

因此就不知道，面前这凶恶的人，他死后会不会在阴间变成厉鬼，继续对逝者（甲姆拉）作恶？

这是一个从女王脑海中突然蹦出的问题。因为她真的看到厉鬼了——那位凶手，那位即将死去的人，当神师的骷髅辫狠狠地抽向他的背部时，由于用力过猛，竟然抽破了蒙在他头上的面罩，让他的面目完全暴露在女王面前！但见他那目光，幽暗，凝固，像两道沾染着黑色血浆的铜锥，尖利而愤怒。那样的神情，若是把它埋进黑暗，它定会凝聚成漆黑而巨大的暗流。有一天，它会像火焰一样，带着巨大的摧毁之力爆发出来！是的，那么愤恨的凶手，死后肯定不会安宁，他肯定会变成厉鬼的，肯定！

可是女王在突发震惊过后，却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不是真的！”女王心存侥幸，询问扶持自己的侍官：“那是非天吗？”

侍官倒很惊异，没听懂，恭敬地回她：“甲姆，那是暗害甲姆拉的凶手。”

“暗害甲姆拉的凶手？”女王惊慌失措，复问身旁的天官：“那是非天吗？！”

天官惶惶作答：“拉索，甲姆！那正是西城阿修家族的大少主非天。真没想到，竟然是他！”

天官话音刚落，却见女王眼睛一吊，浑身软成一摊泥，扶也扶不起了。她昏了过去。

2. 祖母神山

葬场上，凌乱的雪花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天空阴暗。人们望见，葬场对面那高耸的祖母神山，在它的上空，正有一团乌云翻涌着朝葬场这边笼罩过来。人们一直认为，神山的家是云雾做成的神殿。它轻世又神秘，从不为平凡人轻易目睹，除非是遇到世间最大的喜事，或者最大的祸事。逢上喜事，开心时，神山上会彩云游荡；遭遇祸事，发怒时，就会乌云翻滚。

这下神山腾起乌云，人们已经明白：神山发怒了！人们很少见到神山发怒，葬场因此乱成一片。神师站在祭台上诧异不已。现在，即使他怀揣挡天的法力，也无法控制如此突发的天象，以及女王突发昏厥的紧急局面。阿乌格拉正在疾呼宫廷药师抢救女王。登天寺的大主持丹增活佛，则坐在一旁急促地念诵光明八字真言：“嗡玛遮么耶萨雷德，嗡玛遮么耶萨雷德……”

一阵过后，活佛注视神师，目光严谨，语气凝重，问：“刚布，神山震怒，你可知道原因？”

神师怔忡少许，恭敬且满含悔悟地向活佛解释：“阿苛（对活佛的尊称），刚布在想，这可能是由血祭引发。虽然我们的原始教法中是有‘杀牲血祭’的劣习，但自从一世先祖过后，不是遇到特殊情况，血祭也已禁用。只是甲姆拉走得实在蹊跷，不是小事。刚布才想到要以血祭扼制凶手魔气。因为事发突然，匆促启用，刚布来不及请示阿苛——是刚布仓促了！阿苛，请动用您手里的神鞭吧，多多鞭策刚布！”神师说时，欲朝活佛伏下身去。

活佛则朝神师摆手道：“免了吧。你也是尽心尽孝甲姆拉。不过，虽然血祭我们早已禁用，但在神山下的一些乡野民间，这样的陋俗时有发生，也不见神山为它震怒。”

神师接不上话了。

活佛目光先是盯在神师脸上，凝神地注视他。见他表情复杂，无法回话，便开始环顾四周，寻望四方大众。瞧他们正在埋头倾听，就把目光投向王城西边，仰望女国西城方向，凝重地发话：“哦呀！我倒以为，如今造成神山震怒，实则是人为祸事。那所谓的凶手，却是西城阿修家族的甲松（少主）。他本是金骨头的身份^①，又遥居西城；平日他的家族为人处事十分低调，和王城并无利害。他为什么要去暗害甲姆拉呢？”

活佛这一提，众人哗然。

但听活佛继续道：“我前前后后，细细致致地回想，甲姆拉平日的身体状况——感觉她是身体引发了疾病，是自然回归！”

众人又哗然，同时伴着一阵唏嘘。

神师在一旁小心地接话：“阿苛，身体引发疾病，这事可不好说啊！”

活佛显得胸有成竹，对神师直言：“刚布，你不用着急。是不是身体引发疾病，这事应当询问药师尼玛。”

神师眉头绷紧了，犹豫地应声：“拉索。”

于是宫廷药师尼玛很快被侍官带上来。

活佛严谨的目光注视药师，问他：“尼玛，甲姆拉的身体平日是怎样的？”

尼玛认真地回答：“阿苛，要说甲姆拉的身体，尼玛只言片语也说不清。不过早

^① 金骨头：四川阿坝地区一带的方言，意为血统高贵的贵族。